

# 老师借此上了堂关于『等待』的课 同济大学来了 一群蜜蜂



学生们聚在一起听郭光普科普。

最近，同济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附近的一棵悬铃木成了路过学生的“临时课堂”。

一个星期前，一群“分蜂”的中华蜜蜂落脚于此。在“主干道上蜜蜂成群存在风险”和“世界也是它们的”争论中，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郭光普决定做一场关于“等待”的生命教育。

连夜赶制的科普展板、不定时的现场科普……蜜蜂在人来人往的校园中有了自己的空间，而路过的学生也“围观”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奇妙课堂。

## 移走还是留下？ 他们决定“做些等待”

4月16日中午，有同学注意到，同济大校内南大道西段的一棵悬铃木上大量聚集着蜜蜂。这里是学校的主干道，又临近大学生活动中心，有人担心蜜蜂蜇人，向学校建议能否将蜂群赶走。

后勤部门联系上了郭光普副教授，希望请他这个专家来出个主意。

几乎就在同一时间，郭光普也从自己指导的学生社团“绿巨人协会”得知了这一消息。社团学生的语气中难掩兴奋，他们认出这是中华蜜蜂，想要留下它们——这是中国特有的本土蜂种。它们曾因意大利蜜蜂等外来蜂种的挤压而数量锐减，早在2006年就被原农业部列入《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》。

下午两点，郭光普特地去了现场。春季、树荫覆盖处、突然出现的一群蜜蜂……这些因素都指向一个事实——分蜂。“一个蜂巢里，蜂群规模太大后，老蜂王就会领着一批蜂飞出去，寻找新家。”郭光普说，在寻找新家的过程中，这些蜂会找背阴、宁静的地方停留、集结，其中一些侦查蜂在四处寻找合适的筑巢点。

中华蜜蜂不会主动攻击人，在分蜂期间更加温和，也许它们只是在此歇脚。“我们是不是可以稍微做些等待？”郭光普建议后勤和保卫部门先不要过多干涉，等蜜蜂歇完脚后自己离开，或者用更科学、友善的方式引导它们去更合适的地方。

## 制作科普展板 临时开启“路边讲座”

等待，并不是什么都不做。

当天下午，后勤工作人员就在树干上贴了两张“请勿靠近”的提醒，同时拉起了安全线。郭光普则每隔一段时间，从办公室步行5分

钟到这棵悬铃木旁，看看蜜蜂的状态，也看看学生们是否被困扰。

3天之后，悬铃木旁多了一块科普展板。这是郭光普让学生搜集资料加急制作的。

什么是中华蜜蜂？它们的生存现状如何？它们会主动攻击人吗？遇到它们该怎么办？有两名同学被展板吸引，停下了脚步。郭光普走过去，主动跟他们聊起了这群蜜蜂。越来越多的同学围了过来，十来个人在安全线外围成圈，听了一场临时起意的“路边讲座”。

这样的场景，之后几天反复出现。“太好了，这就是特别好的科普形式。”郭光普说，科普越“沉浸”越好。平时的科普更多是讲述、看图片和视频，但当这一切就在几十厘米之外发生，感受会直击内心。“这个时候，顺势推舟地把一些知识、观念和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和学生沟通，大家更能接受。”

21日，外校来交流的学生贾屹坤骑自行车路过这里，看见鲜活的蜜蜂、内容全面的展板、在树下耐心讲解的郭光普，以及认真听讲的学生，这一幕让她很受触动。“通过鲜活的科普打破未知的恐惧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眼前具象化了。”她说。

## 一次次的善意 在“看见”中逐步生根

“讲座”之外，郭光普也一直惦记着这群蜜蜂的去留。

4月22日，在校外参加世界地球日活动时，他特意找到现场的两位养蜂专家，加了微信。他在为这群蜜蜂的下一步做打算：那棵悬铃木毕竟位于主干道上，人流量大，如果需要，就求助专家，把它们迁移到附近更安全的地方。

“希望通过这群蜜蜂，引起广大师生对生物多样性的更多关注。”系统参与科普研学相关工作十多年，郭光普有过很多触动他的瞬间。比如在一次昆虫名字挑战中，他就输给了一个小学三年级学生；比如有学生整个暑假待在舟山群岛，做中华凤头燕鸥监测的志愿者；又比如这一次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为“留下这群蜜蜂”而发声，而且学校相关部门也采取了更温和友好的态度。

这些细小的变化让郭光普感受到，“人与自然和谐共处”正在从概念变为现实，也在从口中走向心间，“生态文明”已深入大家的生活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清 图据受访者小贾

近日，一条短视频在社交媒体上悄然走红。画面里，一个身穿红色工装男子从货架上扛下一袋袋瓜子，动作熟练，表情平静。这个男子名叫徐敏，8年前，他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真人短片得主，如今，他是甘肃兰州一家瓜子厂的“厂二代”。

## 他用执导过得奖影片的手 回家炒起了瓜子

### “抽到SSR” 法学毕业生收获金爵奖

2018年6月24日，上海国际电影节颁奖礼。当最佳真人短片颁给一部叫《载羊》的作品时，24岁的徐敏站在台上，感觉“像做梦一样”。

而在这次获奖的两年前，徐敏还是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的一名学生。没有学过一天影视专业课，所有的导演知识都来自“自己看电影、写剧本、总结归纳”。

大学毕业后，徐敏在网上认识了四川美术学院学生谭迪文，两人一拍即合，成立了剧组。

2017年，徐敏拍了他的第一部短片《载羊》。该片讲述了张树林因欠下巨额高利贷无力偿还，被债主苟建国带至沙漠腹地活埋，在生命垂危之际被羊倌老杨发现。老杨同意以十万元作为报酬带领张树林脱困，在离开沙

漠途中，货车意外故障，老杨连夜修车后异常疲惫，遂让张树林代驾。老杨一觉醒来之后，却发现张树林不见了踪影。徐敏在团队里担任导演和编剧。

原本徐敏只期望“拿个毕业联展优秀作品就好”，但结果远远超出预期。“我只是一个普通玩家，随手一抽就抽出了一张顶尖SSR（注：卡牌游戏中最高稀有等级的卡牌）。我不禁产生了一种错觉——难道我就是传说中的天选之子吗？”获奖那一刻，徐敏有些不敢相信。

第一部作品获得成功，2019年5月31日，徐敏完成了他的第二部作品《海底沙漠》的剧本。2020年底，片子完成第一版粗剪，然后徐敏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投奖之路。

### 投奖三年被拒 回老家成为“厂二代”

“2021年投了一整年海外电影节，颗粒无收。”2022年，徐敏又回头继续投“娘家”——上海国际电影节，但遗憾的是那年停办了。

直到2024年，所有的电影节都拒绝了徐敏，他才真正意识到了这次的失败。

徐敏花了很长时间寻找失败的理由：运气不好？评审不识货？“但我越这样想，就越痛苦。”最终，他接受了一个最简单的答案：这部片子为什么失败？没有任何别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拍得很烂。

消沉一段时间后，2025年初，徐敏决定回到父母在兰州的瓜子厂。

这家瓜子厂由徐敏的父亲于1988年一手创立，巅峰时期年出货量曾达到3000吨。然而由于各种原因，工厂的出货量逐步萎缩，员工



目前，徐敏在家里的瓜子厂工作。

仅剩5人。

“回老家是我自己的决定，我需要调整状态。瓜子厂和我，都需要改变。”于是徐敏离开影视行业，回老家，成为一名“厂二代”。

### 以后也许会拍 但当下要盘活瓜子厂

徐敏说，他从小是在瓜子堆里长大，对这个行业并不陌生。在进厂的这一年多时间里，他大部分时间都耗在流水线上——从包装选型、原料筛选到装车送货，所有的活都干。

曾经在片场为了一个镜头耗费数小时的他，如今在体力劳动中获得了另一种平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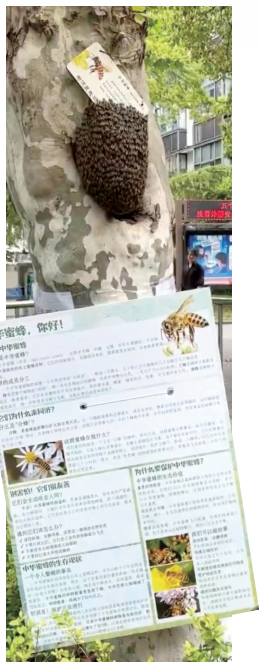
作为上世纪80年代白手起家的老一辈创业者，徐敏的父亲奉行的是“稳健”的经营策略。徐敏却有不同看法，在与父亲的多次沟通中，他强调：如果不在品牌化与电商渠道上进行改革，这家

拥有三十多年历史的老厂很可能在三到五年内消亡。

这次从导演到“厂二代”的转型，本质上是传统经营模式与新电商思路之间的一次碰撞。徐敏开辟宣传工厂的网络渠道，打造个人IP，记录自己从导演到“厂二代”的日常，想用这样的方式盘活瓜子厂。

有人问徐敏，以后会不会再去拍电影？徐敏说：“有想过，但现在要先盘活瓜子厂。有机会我想拍一个普通人的故事，一个农村题材，跟我的生活息息相关。”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马嘉豪 受访者供图



现场立起的中华蜜蜂科普展板。